

說部叢書

第二十七集
第七編

言情小說

美人磁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最 有 興 趣 之 小

林

說

每集二角

陸續出版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三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彙刻成集。名為說林。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戊申年五月十六日印刷
戊申年五月二十五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六日三版發行

(美人磁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發行人兼著作人

商務印書館

右代表人

上海棋盤街中市模

印刷人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模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 安慶 華南 廣州 梧州 桂林 雲南 澳門 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洋裝
一冊

通俗新尺牘

定價
八角

尺牘不能通俗即難適用此編就現今事實社會禮俗分十二類撰擬六百餘通文字以通俗為主然質而不俚便於摹倣亦可爲初高兩等小學生書信範本計其特色有七

一以人爲綱以事爲目

二適合社會心理灌輸國民常識

三淺顯明切易於解釋

四每函均敘事實不作套詞泛語

五每題分撰數篇以類相從措詞各異男女應用均極便利

六於學界商界及一般社會通用者分別詞意各加符號以便檢查

七精印小本一厚冊并附郵政寄費表及郵匯銀錢各種重要章程以供旅行攜帶之用

訂新撰普通尺牘

二冊 附詳解一冊 五角

是編分類二十有八凡四百十有六函稿皆切合時用擬事周詳聯詞精當不拘一格各得其宜

訂新撰商業尺牘

二冊 三角

是書文字平易雅潔無艱深陋俗之弊備載貿易情形切合時用將使商界中人於肄習尺牘之餘並能通曉商情

訂新撰學生尺牘

二冊 二角五分

是書分二十類或敷陳事實或研究學問皆用學生口吻一致一復用意遣詞皆兩兩針鋒相對附書札款式數則凡擡頭稱謂封套格式均詳細說明

訂新撰女子尺牘

二冊 二角五分

現在女學大興尺牘之用漸繁此書就家庭親長學友三門擬爲書函一百六十餘首文字力求淺顯詞意不失女子身分並附書信款式以示模範

美人磁

第一回

紐利亞拋環悔約

法蘭西所屬的新加多尼亞島。有箇紐利亞城。離城不遠。有箇天主教堂。那教堂不甚宏敞。四圍白色的牆。地下亂石鋪砌。那石凹凸不平。又不甚潔淨。不像常有人行走的路。神壇前燃著兩枝大蠟。有一軀幹魁岸。赤面多髯的牧師。立在右首。牧師面前。跪著一男一女。這情形。不用說。知是行結婚禮的了。但那人結婚是狠奇怪的。那男子原來是一箇定了十年監禁。發到這熱瘴島內作苦工的罪犯。他在巴黎已經坐了三年監。然後又發到這裏的。一結了婚。就要去做他帶罪的苦工。這結婚的暫時自由。也還有警吏警兵押着同來。那男子身高骨瘦。頷下長了短髭。身上穿的衣服。也不合結婚的式。別人結婚。一定週身都穿起華麗的禮服。那窮困的人。也要設法整備的。今這犯人穿的。是一領灰色粗厚的襪襖。腳上還繫着鎖環。那脚一動。就唧唧噹噹聲响。好像不祥音樂一般。那面上已起了縐

紋他的年紀本來是不老的。因在那煙瘴地方住久了。又因作了苦工。吹風曝日。纔有這種形容。而且每到休息時。又有勸告犯人的牧師。常將那慈善悔過的告誡語言。講給他們犯人聽。更是驚心動魄的事。這人三年之內。備嘗這種懊惱滋味。俗話說得好。多病致人弱。多愁致人老。看官你道是不是哩。那女子罩著面紗。看不十分清楚。身材却是極窈窕的。此時牧師將兩手撫摩着二人的頭。向著那女子說道。願你作一箇法國有名譽的婦人。不要被那魔鬼纏着。走進不正的道兒去。牧師說完了這幾句話。兩人便徐徐立起來。那男子立定了脚。不覺歎息一聲。那女子也似滿面不樂。却忽地轉過笑容。向那男子現出一種親愛的情形。一手圍抱著他的頸項。一手向自己臉上揭去黑色面紗。湊合著與他丈夫接吻。那牧師又替他祝福道。願你等享無窮的幸福啊。噫。牧師這句話。若說給別人或者相稱哩。但對着他那兩夫婦說。就不對了。他兩人行了結婚禮之後。那警吏便敦促道。時候夠了。不可遲滯了。那犯人的朋友。一聞這話。箇箇眼眶起了紅暈。都

很可憐他夫妻的樣子。那女子却擡頭周圍看了一轉。倒像十分落寞不甚關心。犯人低下頭來。與他妻子親了一吻。又彼此密密說了幾句親愛的話。到末後聽那男子說道。七年以後。我就可以自由了。你慢慢等着。不用爲我擔憂。又轉身向牧師鞠著躬道。感謝你的仁愛。說話。但望你的仁愛。說話終能夠打破我們的愁城。說完。就走至警吏跟前。待他拘去。那警吏道。我也很可憐你要離開新婚的妻子。但這是你自己所犯的罪。關繫著法律。我不能寬徇的。去罷去罷。那犯人不轉睛。看住他妻子。又望望他同來的朋友。欲語無言。欲哭無淚。不知他那心上是怎地的難受。他朋友之中。有五箇人。也是同作苦工的罪犯。警兵就將他的腳鐐扣在那五人一起。旁立的警兵。都拿起長銃。荷在肩上。隨著警吏帶了一羣犯人。向教堂門口行去。警吏臨行對那女子道。夫人。我心真是不安。今要帶你丈夫去了。女子答道。啊。上官。這是妾夫的罪過。怎能夠怪著上官。只好把些耐性等。他罷了。警吏又道。這是夫人應有的愛情。但是日子離得太遠了。我不由不替夫人憂心。

請啊。說完就匆匆出去。女子隨向牧師點了點頭。並不稱謝。揚長而出。走了數十步。忽又停住了腳。輕輕的自言自語道。這條路是往紐利亞城去的。我今進城去好呢。還是往那條斜路走好呢。原來那城內便是羈禁犯人之地。就那行死刑的決場。也在這城內。這女子沿看海邊。慢慢走去。很顯出踟躕的神色。其時海面的水平鋪一片波靜無紋。那暄暖的日光。映照著淡盪的水光。那女子却無心去看。玩徐徐行到一箇巖脚下。橫藤延蔓。叢水高擎。野草山花。自然幽雅。女子駐足向四圍看了一看。又輕輕的說道。哼。你以為我今就是你的妻子麼。我望你今生今世。長長在這新加多尼亞島上。不能得見天日。就好啊。你估量你愛著我。我便愛你麼。你也太不自量了。我自己一箇人也可以過活的。要靠著你這做苦工的監犯麼。虧你有臉。說出七年以後就可以自由這句話。我真想伸出手來扼住你的喉嚨。嘻。你的監期。要待來生纔有滿的日子了。我肯做一箇犯人的妻麼。說到這裏。氣忿忿雙眼看住那手上的結婚指環。忽然把他脫下。猛力投入水內。口裏還

不住的說道。我不是犯人的妻啊。我不是做苦工人的妻啊。掉轉身來。一徑望紐利亞城而去。

第二回 敦克能遺帕留香

犯人結婚的事。隔了兩年。有一晚倫敦城內。久雨方晴。這晚十點鐘光景。游人往來。比平時更覺多些。因爲這初春時候。那些人久爲霖雨所困。不能玩賞芳菲。一旦天色晴霽。正是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所以人人都往街上遊逛。此時戲園的電燈。光華燦爛。如同白晝。路上的行人。冠簪朋盍。聯袂成雲。那些行家馬車。或停在戲院門前。或停在大戶人家的門外。都希冀覓些生意。趁些金錢。城內忽有一部四輪馬車。由士都連街。一直過基路賓街。又轉過却零高路士。將至敦克能街轉角處。到一間公司的門前。那馬車便停住不行了。駛轎上執轡的人。想要取火吸煙。徐徐的下來。開了車門。忽見車內有一箇紳士款式的人。坐著不覺詫異叫道。奇怪啊。那人何時進我車的。明明記得在希馬杰街的時候。僱我

車的兩箇客人都下車去了。怎麼又會生出一箇人來哪。哎唷。你看他還睡著的。待我叫醒他。問一問再說。當時灣著身子向車內叫道。先生！醒啊！醒啊！連叫了三四聲。只不聞車內的人答應。這時候街上的燈先被車篷遮掩。看不出他的面容。車夫只得走入車內。高聲叫道。先生先生。一面用手搖他的肩。車內那人只是不動。看他兩手直垂至膝下。腦袋低著。直湊至胸前。那車夫不禁心上突突的跳。兩手拖著他的臂膀。顫聲的喊道。你還這麼渴睡麼。那人仍然不醒。車夫口內咕嚕著道。這是甚麼緣故啊。說完就放了手。想要燃著火來看他。那人却隨著車夫放手時。扑通一聲。倒在車板上。那車夫嚇了一大跳。說道。哎唷。這人一定發了急病了。說時急忙抱起。仍將他按向原處坐好。忽然覺得自己指掌上沾著一片黏溼的去處。歎道。這人連痰都咳在車內了。想用衣來揩抹。急走至燈光之下。不料那車夫一見自己的手。驚叫道。天哪。不好了。我手上都染著血了。登時如發狂的一般。急急燃起車燈。向車內細看。見有一窪血。在那人腳旁的板上。又將手

一摸他的心胸。却袒露著。已經冰冷。沒有一點跳動。這車夫正在驚惶失措的時候。背後有人帶講帶笑道。武翟。你作什麼在這裏慌慌張張。不怕人說你搶劫麼。車夫回頭一望。見是看管馬車的人。便答道。卑露。怎麼好。出了事了。有一箇客人。死在我的車內了。卑露答道。怎麼講。說著便走至車旁道。或是吃醉的。武翟顫聲道。不是不是。他的心都不跳動了。卑露伸手向那客人胸口摸了一摸。縮手出來。向武翟要過車燈。向那人身上一照。只見他穿的外套鑰著裏衣。也不曾扣鈕。胸間有一傷孔。還在流血。兩人見了這箇情形。都嚇得面面相看。武翟滿身的骨節都震顫起來。卑露又在車內血窪旁邊。拾起一方手帕。却是婦人用的。武翟道。怎麼解啊。卑露道。這一定是謀殺的事了。卑露又拿起手帕。向著燈光。翻覆細看。武翟問道。有什麼痕跡麼。卑露答道。沒有。不過是一條鑲邊精緻潔白的手帕罷了。還有一種異樣香氣。武翟道。事已如此。只得去報警察。趕快趕快。你看守這車。待我去報罷。說完。向前就走。到街盡頭轉灣的地方。見一箇巡兵立在街口。卑露

說明情由。那巡兵即時隨著。同到停車地方。恰巧遇著一箇偵探行過此處。巡兵便將卑露的話照述一番。邀他一起來看屍身。這敦克能街本不是僻靜的所在。這時候來往人都知此事。一箇箇停著不走。圍著忒翟的車。你一言。我一語。紛紛議論。有說是自戕的。有說是謀殺的。還有疑心到車夫的人。多口雜。也聽不出誰是誰非。那偵探叫一箇巡兵。往亞加路街話醫生快來看驗。然後緩緩的問忒翟道。你從前認得這位紳士麼。忒翟說不認識的。我這車原是兩箇客人坐著。走至希馬杰街轉角的時候就走了。我驅著空車走。並未見有這位紳士。後因開車取火。燃燭纔看見。不知他何時進我這車的。偵探眼看著屍身說道。他一定是這車開行時上來的。忒翟答道。或者是這樣。路旁圍看的人。有一箇說道。在希馬杰街還不見有此人。這人不是纔在六七分鐘前死的麼。忒翟道。那有六七分鐘。多不過四五分鐘工夫罷了。正在說話。巡兵已帶了醫生到來。那圍著看的人。讓出一條路來。兩箇巡兵把屍身擡出。擱在病牀上。醫生細細看過。說道。這人已經死了。

不能施救。因被利刃刺得太深。看官。你想人命無常。這紳士出來遊春的時候。怎知道今夜便臥在血泊之中。泡影輕塵。真是人生確切的比喻了。這時候有一輛馬車。從士都連進來。車內坐著一箇風流少年。衣服麗都。他見前面擠擁多人。圍著一部馬車。那少年便叫著自己的車夫問道。加比。那邊這麼多人。有什麼事啊。加比回過頭來向他主人說道。我也聽不清楚。但聽說是一起謀殺人的事。少年聽了便道。且去看看。說著就跳下了車。走到人叢中。跂著兩足。伸起脖子。見那死者睡在牀上。儼然七尺。穿著貂皮外套。裏面的衣服也很齊整。手上還帶一隻鑽石戒指。閃爍眩目。領上扣著很貴重寶石鑲的鉤針。年紀約在三十以外。已經留鬚。鬚髮繞滿兩頰。面色雖已灰白。但那面容也是很圓滿的。少年看著連聲歎道。真是可憐啊。忽聞人叢中一人說道。這必定不是自殺的。若是自殺。就應該有凶器在車內呀。少年也不暇理論。却自己默默的思忖。此人很面熟。但忘却在那裏見過的。忽的微歎一聲道。我真無謂。在這裏管人家的事。自己現在也十分憂

悶。擺佈不開的時候。不如去罷。說著便匆匆的走回自己車內坐著。向車夫道。快些回去。你能夠怎麼快就怎麼快。那車夫聽了。猛著一鞭。車輪如風馳電掣。向那回家的路去。這裏巡兵也車著屍身去了。

第三回 美術館雙揮別淚

第二天下午。這少年仍舊坐著他的馬車。到一間美術館去。這館內的主人。名約翰意及頓。是一箇最勤儉最朴實的人。所穿衣服。那原料本是既粗且劣。圖畫的時候。丹青狼籍。又渲染到襟袖之上。一點一點。倒成了件班駁陸離的古董。腳底下報著一對拖鞋。正在那裏畫一幅甚麼公園內的仕女行樂圖。却值道丰采的少年朋友。翩然來訪。兩人本是最好的交情。自然相見歡然。不道少年這晚的神情。與往常大不相同。像有什麼心事似的。約翰見了詫異。便問道。哈夫非尼特。你有什麼事爲難。要這樣憂悶。哈夫答道。確是憂心。但此事與別人不干。不過是我一人的事罷了。約翰答道。不用祕密。就是有甚爲難。也該對朋友說明的呀。哈夫

答道。沒什麼可說的。我現在已經到十分狼狽的地步。約翰聽了此話。張著口。閉了眼。想了一會。沈吟著道。狼狽麼。哈夫。究竟什麼事。你總該對我說啊。其時約翰桌旁。立一箇女子。露著玉一般的腕臂。在那裏調脂唾粉。幫著約翰研和作畫的顏料。這女子生得姿容豔絕。閒雅舒遲。黃髮披肩。不膏而潤。棕眼炯炯。流盼如星。那美麗之中。又含著一種和靄的神情。溫柔的風味。他本是一箇貧淡純孝的好女子。每日裏從朝至晚。都操作勤勞。奉他母親的甘旨。約翰從前是賃他的房子。彼此同居。連飲食也都是合在一處的。有時約翰手邊拮据。這女子以貧憐貧。往往不取他的租值。後來約翰的圖畫漸漸有了名譽。資用也就漸漸的寬綽。不似從前的朝不及夕。恁地寒酸了。自己在別處租了一層樓屋。邀這女子作箇畫友。這女子常常幫助他做些瑣碎事務。約翰和哈夫問答的時候。他正在很有趣味的調弄顏色。心中轉念。難道哈夫有甚祕密。礙著我麼。其實我多利。暨維揚。斷不是洩漏人家祕密的人呀。因此走至放茶醃的小桌邊。借著洗滌。將那茶杯。撞得

叮叮噹噹的響。他的意思有這聲響亂著他兩人就可以放心說話。不防他聽見了。見哈夫仍是寂然。便停了手。向他兩人道。你們要講祕密的事。我可以暫時離開此處。讓你們細談。約翰望著哈夫。似乎察看他的神情。要這女子避開不要。哈夫却連忙立起來道。不必。多利姑娘。我們三人是多年朋友。豈有瞞你的事。不用這麼見外。我現在有一件不如意的事。必得要走離此地。故此來與你們話別。却是心上傷感。不忍便說。約翰不待他說完。放下手拿的叢筆問道。走離此地麼。怎的要走離此地。哈夫。你究竟爲了什麼事啊。哈夫道。我已經告訴你。說我現在十分狼狽。多利道。哈夫。你不要說謊話了。好端端怎麼要逃走啊。哈夫道。我不是說謊。今日此來。就是與你們最後相會的時候了。約翰道。你不去可以麼。哈夫道。不能不去。約翰道。你何不講給我聽。或者我能夠替你分一點憂也未定。哈夫道。你不能替我分憂的。約翰道。不論能不能。就是不能。與我們說說。不至礙著什麼呀。哈夫吁了一口氣答道。我實告訴你。我父親生了我兄弟二人。我是次子。父親死

時還囑。將所有的財產。都給與我哥哥。叫我哥哥每年給我五百金鎊。約翰接著道。這就多得哩。哈夫道。五百鎊多麼。又接著說下去道。這五年都是每年收進五百鎊來用。但我性情揮霍。五百鎊是不够我用的。所以歷年向人揭借。日積月累。那債項就多起來。到了此時。我除了逃走。更無別法。此地已沒有我避債的臺了。多利聽到這裏。接口道。哈夫先生。你不要如此啊。若是些少的數目。約翰先生也可以相助你的。多利說完。就舉起手內的杯。如飲茶狀。垂低了頭。便滴下幾點眼淚。哈夫一眼看見心中。甚是感激。勉強答道。不能累他。我現欠了聖里謝八百金鎊。約翰道。呀。八百鎊也不算十分多啊。你這麼一箇人。爲何就要逃避。哈夫道。約翰。我知你不能助我的。你不要多費心思罷。說時。那脣肉顫震不止。約翰道。我不明白。你何以要藏著身子。就是欠債。也不值如此狼狽啊。哈夫答道。這有緣故的。約翰問道。是何緣故呢。哈夫道。我若不早日逃避。不日就有人捉拿我了。因那債期。由今日算去。尙有三日就到了。不能展緩日期了。無論何人。處著我這箇境

地也只好這麼辦法的。約翰亦歎氣答道。外間的人都說你是一箇有幸福的富人。真料不到你也受這苦惱。說到這裏。忽然停了一停。又說道。哈夫。你估量我不能幫助你麼。我儘可以助你一百鎊的。哈夫搖頭道。一箇辨士。我也不要。你不知此事很難幫助的。說時把頭低下。面上現出一種淒涼的神色。約翰也很可憐他。但自己又無這巨款相助。甚覺難受。哈夫忽然立起說道。你們不要因我的事擔心啊。我今去了。請啊。說著。便至多利面前。與他作別。多利此時的眼淚如斷了線的珠子。襟袖淋漓。自己也收束不住。哈夫拉著他的手說道。多利姑娘。你不用傷心。這裏約翰也是你的好朋友。我去後。你切莫將我記念。就算是我臨別贈言了。多利一句也答不出。把那白色的衫掩著面。越發嗚咽起來。這也難怪。從來說生離甚於死別。況哈夫避債而逃。去將何之。歸尤未卜。與他親愛的人。那得不魂銷腸斷。這時候哈夫只得硬著心腸。將多利的手。遞至自己層邊親著。說了一聲再會。撒手轉身。又到約翰面前。兩人緊緊握手。很難捨開的樣子。約翰便道。哈夫。